

# 来自前线的两封信

在我的抽屉里，珍藏着两封60年前的来信。我将它们视为珍宝，有空就拿出来看看。每次读信，我都是感慨万千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1962年，我9岁，正在上小学。那一年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后，学校掀起了给前线的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的活动。大家热情很高，积极响应，每个人都写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。我也写了一封信，并署上自己的名字。同学们的信发出后不久，便收到叔叔们

的回信，校长激动地将这一消息告诉大家：“前线的英雄们来信了！”顿时，校园里沸腾了，同学们欢呼雀跃，争相传看。其中一封信是写给我的，写信的叔叔叫唐志强。他在信中介绍了前线的战地生活，还说给我写这封信是在战壕里利用战斗间隙写的，并鼓励我要听老师的话，努力学习，将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。他在作战前线给我写信，让我非常感动。虽然素昧平生，但字里行间传达的都是友谊、温暖和力量。

我跟班里的同学说：“这就是我心中可敬、可爱的大英雄。”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，及时写了回信，表示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学习，不辜负他的希望，做一名合格的接班人，将来也要像他那样当一名解放军战士，保卫祖国。

这封信发出后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才收到回信。可是，信不是唐志强叔叔写的，而是他那个连队的指导员写来的。信中说，唐志强在一次阻击战斗中为掩护战友英勇

牺牲了。我手捧着来信，不禁热泪盈眶，万分悲痛。指导员在信中还说，唐志强上次给我写信时手上还缠着绷带。这是一位多么坚强的战士啊！当时，唐志强的英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。他像一座闪光的丰碑屹立在我的心中，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虽然事情已经过去60年了，但唐志强的英雄事迹依然激励着我。

张礼恒/文

## 名字的故事

1963年8月18日，我出生在衡水市武强县的一个小村庄。当时，家乡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。面对一片汪洋，身为教师的父亲为我取名，他想到了古代庄子的《逍遥游》，先选“鲲”字，后转念一想，鲲在水中不见天日，不如叫“鹏”。于是，我就叫“高鹏”了。

小时候，村里人起名字大都是两个字，而我们兄妹的名字都是一个字。村里人说我的名字洋气，我心里很得意。跟父亲说起此事，他便给我讲了名字的出处，还讲了唐代李白的“大鹏一日同风起”，宋代李清照的“九万里风鹏正举”等诗句，最后他说：“你叫‘鹏’可不是为了洋气，名字是有寄托的。

你生于水灾之时，叫‘鹏’是希望你不怕灾难，当然也希望你将来有所作为，更希望家乡不再有灾祸，国家发展也如鲲鹏展翅、一飞冲天。长大以后，你要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啊！”我当时懵懵懂懂，不太理解父亲的话，只是觉得我名字有那么多讲究，心里更得意了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个名字后来还带给我许多乐趣。

我上初中时要到邻村上学。当时“白卷英雄”正红，我们说是上学，其实到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劳动，学工学农。刚升入初中，老师对我们还不熟悉，第一次劳动把我安排到了男生组去抬水浇地。等看到浇地组我一个女生时，老师问我：“你

一个女生怎么来抬水了？女生不是都在糊纸盒吗？”我说：“是您分配我抬水的呀！”老师又问：“你叫什么？”“我叫高鹏。”老师显出吃惊的表情说：“是吗？你回去糊纸盒吧！”

上高中时，要到9里外的公社上学。那时已经粉碎“四人帮”了，学校开始以学文化为主。有一次，语文老师叫“高鹏”回答问题，等我站起身准备回答时，老师惊讶地瞪大眼睛说：“高鹏是个女生？”同学们哄堂大笑，笑得老师忘了让我答题，直接说：“坐下吧。”

上大学时的体育选修课，我选了排球。老师课前都要点名。操场边上，男生一群，女生一群，点到“高鹏”时，老师的目

光投向男生，等我喊“到”时，老师的头会猛地转向女生这边，引来一阵爆笑。这样点过两次名后，老师才接受了“高鹏”是女生的事实。

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，我的名字还在引出误会，只是笑过之后，我想：家乡自那次大水后基本平安，慰藉了父亲；我们的祖国发展日新月异，正如父亲所愿；而我的平凡，却有负于父亲为我取的名字，不由得出些愧疚。所以，我在工作中更加尽心勤勉。

如今，老父已离去6年，我也退休4年了。我只想抓紧时间再做什么，以慰藉父亲的在天之灵。

高鹏/文

## 朝花夕拾

### 救人

1965年9月20日，我调到山西国际电台工作。一次上班时，我因为带电作业，结果被电。当时，手想拿开却拿不开，想喊也喊不出来。好在命大，总算自救成功。

同事夏爱国是河北隆尧人，年龄比我大一点，是一名班长。一次，夏班长带领全班职工帮助我们载波班施工。当时他站在走线架上干活，我看到他拿着电钻重复做一个动作，来回晃动，也不说话。猛然间，我发觉他是触电了，赶紧去拔掉电源。这时，他一松手，电钻摔在了地上。班长脱险了，一场事故被化解了。

孙长友/文

### 购物

在上世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家里小到酱醋盐茶、针头线脑，大到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，都要到村里的供销社购买。

记得上小学一二年级时，每当放学路过供销社门前时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向里边瞥两眼，有时手无分文也去里边转一圈儿，摸摸花布，瞅瞅写字本，闻闻糖果、香醋的味道，感觉特别舒服。家里需要去供销社买东西时，我便抢着去跑腿，期待着剩下的硬币归自己所有，可以买小人书和玩具等心爱的物品。

时过境迁，供销社的辉煌早已不再。不过，每每想起供销社来，我的心中总是充满喜悦之情。

杨亚爽/文

## 图说往事

### 师生情谊深



1953年5月1日，我们14名老同学骑着自行车，到石家庄市西部的永壁村看望分别32年的冯玉琪老师。

1953年，我们上高小时，冯玉琪

是我们的老师。当时，石家庄市仅有3所中学，升学十分困难。他勉励我们：“升学不是唯一出路，参加国家建设前途远大。”

那天，大家一见面都十分激动，冯老师对我们问长问短。师母备好酒菜，对我们盛情款待。席间，冯老师讲述了自己由高小教员到中学校长的经历，师生们一起讨论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前景。临别时，冯老师请来永壁照相馆的师傅，为我们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。前排右四、右五分别为冯老师和师母，右三为本文作者。

高学华/文并供图

## 军旅生涯

### 一顿病号饭

我入伍那年，被分配到黄海前哨的一个小岛。由于水土不服，我吃什么饭都没有胃口，身体日渐消瘦，精神萎靡不振。老班长朱民华看在眼里，悄悄找到炊事班长马宝山，跟他商量，看是否能给我做一顿病号饭。

当时，部队有规定，做病号饭必须有病假条。他们决定，待朱班长给我开来病假条后，马班长立即给我做饭。

病假条开来后，不一会儿，马班长端着病号饭走进宿舍，热情地说：“小胡，快趁热吃吧！你要都吃掉，可不能剩。”叮嘱完，马班长转身出去

了。他端来的是一大碗清汤面，上面漂着几根绿绿的、嫩嫩的蒜苗，看起来非常诱人。我不禁食欲大振，端起碗，抄起筷子，不一会儿，就把面条全部吃掉了。放下碗筷，我感觉浑身上下热乎乎的，马上就精神了。

后来我才得知，面里的大蒜苗是马班长在花盆里栽种的“盆景”。因为小岛气温低，非常荒凉，他精心侍弄了几头发芽的大蒜，拿它们当观赏植物。当时，大蒜苗已长到钢笔那么长了，他狠下心掐下几棵，为我做了一顿病号饭。

胡佑志/文

